

看美国教授如何吐槽韩剧

◆ 杜梓

普林斯顿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改教韩剧了！

人们不禁好奇，已经获得麦迪逊讲习教授职位的乌维·莱因哈特教授为什么突然改了兴趣？

答案不难在最近他为韩剧课程专门撰写的讲义中找到：“世界金融体系常常崩溃动荡，看来我们经济学家也不懂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作为一个教书这么多年的经济学人，我好尴尬，经济学恐怕再也教不了了。”

这位教授没有去过韩国，但自诩在过去的六年中每天都看韩剧，因此新的领域显得自信满满：“我也算是韩剧领域的专家了。”在讲义中，教授将自己的课程定位为展示韩剧中的韩国：“我将在这门课程中告诉大家，如果对韩国的了解完全来自于韩剧，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教授说开课其实以玩笑成分居多，实际并没有将这门课列在普林斯顿的选课名单上，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讲义和课件一窥这位经济学教授眼中的 Hallyu（韩流）。

韩剧中的韩国是怎样的？

教授观点：

韩剧中的韩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受上天眷顾的国家：土地丰饶，风景美得让人窒息，地面上不落一粒灰尘，更要命的是——这里住满了俊男靓女。

韩国的美女经得起整形手术的折腾，即使她们原本的东方面孔更加动人，经过手术刀的打造，亚洲脸庞有了西方高高的鼻梁和尖尖的眼睑依然美丽。

韩剧中的填鸭式教育让韩国本来就聪明的男生和女生都加倍勤奋，这让他们有能力住进电视剧中那种高高正正的明亮大房子里，即使每部剧中的房子看起来都差不多——还总会有一把椅子专门留给家里地位最高的人。

最让人意外的一点是，韩国是一个仍然留有“浪漫”情愫的国家。在有

勇气用颤栗着的声音小心翼翼说出“我喜欢你”之前，韩剧中的少男或是少女要在高中——有时是大学——单相思数年之苦。而到镜头转到两位“恋人”开始牵手的那一刻，又是很多个月过去了。

再几个月后，才能看到第一次拥抱；再过去几个月，伴着一个轻轻的吻落在脸颊上，那一句经历弥久岁月等待的心语终于从电视机的扬声器传出：“我爱你。”

韩剧中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

教授观点：

每一部韩剧都有一个这样的浪漫开始：相貌美极了的两个韩国年轻人坠入爱河，但这场恋爱却不是母亲们中意的，有时，母亲们甚至完全不知道有这段恋情。

整个欧美，儿女在婚姻问题上不听自己的话都会让母亲们头疼。但只有在韩国，知道真相后的母亲才会跑进卧室，痛苦地将头埋在枕头下埋怨着：“Aniyo(不)，Aniyo(不)……”

父亲则通常会站在子女一方——当然那种立场是秘密的。他们的婚姻观念和妻子不一样，但在家里大多数时候，父亲们只好迁就母亲，谁让妻子们只会说“Aniyo”呢。

父亲会认为婚姻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母亲们的理论则是婚姻是两个家庭之间的联盟，新婚夫妇只是联盟的一小部分而已。决定婚姻基础的是母亲们常说的“门当户对”，也就是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其实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但不论学者们的讨论结果如何，韩剧的主线永远围绕着对这个论点的不同理解。

在进一步的剧情前，恋爱双方的

母亲往往会在一家小餐馆见面。这种餐馆看起来是专门给这些为儿女恋爱问题发愁的母亲们开设的，她们是餐馆里唯一的客人。

而且，我也想研究一下韩国餐馆经济学，因为母亲们从不在餐馆点菜，只点些果汁和咖啡，一坐就是大半集的时间，这让餐馆怎么弥补经营成本呢？更别谈盈利了。

如果有一位韩国妈妈点了酒，接下来就是另一方开始被羞辱了。她会一边喝酒，一边隐隐地暗示对方的尴尬家底。另一位当然也按捺不住，一般会回击道：“才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到你们这个傲慢粗鄙的家里！”

韩剧中的两位母亲往往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建立了“感情纽带”，并就一点达成一致：她们的子女永远不会结婚。因此，一定要破坏两位年轻人之间的恋情。

怎么拆散相恋中的恋人？

教授观点：

不能小瞧韩国母亲们的破坏能力。曾制造龟船打败日本幕府将军丰臣秀吉的韩国将军李舜臣聪明极了吧，在韩剧中，这位战略家自己的爱情也惨死在韩国妈妈手下了呢。

安排相亲是拆散年轻人的第一步。母亲会把自己最好朋友的儿子（女儿）介绍给自己的女儿（儿子），他们当然讨厌这种琐碎的相亲礼节，但却不得不迁就母亲。

母亲还会偷偷躲在房门后面，希望拆散两个年轻人的幽会。如果这还不够，美国就要参与韩剧拍摄了。原本相恋的两个年轻人中会有一个被送往美国读书或者移居——看起来美国成为了韩国母亲们流放那些未经允许就恋爱的年轻人的地方。

这些韩剧中可怜的年轻人，在家里只能听见他们说三个词：Ye 表示“对”，Aniyo 表示“不”，还有“Ueey-song hamnida”(对不起)。真实的韩国年轻人应该不止会这三个词吧。

熬到 80 集左右，年轻人还是会靠“浪漫”的执著勉强取胜——双方的母亲最终还是会出席婚礼。不过看看婚礼中她们脸上的表情，好像她们在出席南北朝军队的谈判呢。

谈一谈韩国母亲的困扰吧

教授观点：

一部韩剧中大约有 50 至 80 集在讲因为子女恋爱而敌视的两位母亲是如何相互倾轧的。

可尽管不欢迎这种爱情，母亲依然保持着 5 点就起床为全家人做早饭的传统，可惜能认真吃早饭的只有在剧中不那么重要的父亲。

不论是要上学还是上班，孩子们看起来总要迟到。母亲们独自在家总是心神不宁，什么都吃不下，只是喝下一杯杯的汤力水。看来她们还是因为子女的恋爱问题而倍感“压力”。

解决“压力”的第一个好地方是医院。韩剧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戏里一定有好的医院，而好医院的标准则是由医生和护士的美貌程度决定的。看起来韩国人特别喜欢去医院，不论感冒、相思病还是仅仅感到“压力”。

这很不可思议。韩国的医疗费用高昂，而且大部分的费用不会包括在国家医保系统里——经济学中的需求价格弹性在韩国不起作用了。

解决“压力”的另一办法是路边的“面馆”。在那里，一碗拉面，一壶烧酒，第二天早上几杯醒酒的蜂蜜茶下肚，醉意和“压力”全都去无踪。

有钱人不会喝烧酒，他们会选择

那些“豪吧”——高端酒吧。在电视剧里，他们又成了豪吧唯一的客人。不喝烧酒，他们会点伏特加和白兰地，当然不是按杯点，是论瓶喝。第二天早上，蜂蜜茶下肚，“压力”去无踪。

最便宜的减压办法反而是依靠韩国的“地形”——谁让韩国是上天眷顾的国家呢。每部著名的韩剧都有这样的镜头：因为恋爱倍感“压力”的年轻人在河岸或者海边逗留很长时间，望着水面发呆，而这一发呆就是大半集的时间。好在韩国河流众多，海岸线也够长，如果人人都有“压力”困扰，一次性让所有韩国人站在海边看海也会省下。

从韩剧的内容来看，韩国还真有可能全民皆有“压力”。

年轻人修成正果之后呢？

教授观点：

年轻人在韩剧中修成正果一般在 80 集左右，之后全韩国的年轻人都会去同一地方度蜜月：济州岛。

根据看剧经验，我要提醒刚从济州岛回家的韩国儿媳们，千万不要在韩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家规上栽跟头：

儿媳能泡菜的婆婆永远

不能超过她的外婆。

附注：做米饭和做鱼同理。

鉴于韩国料理技艺一直是靠母亲们手手相传，从这条家规可以推导得出，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几千年来韩国泡菜的口味一定是越来越差了。

但在在我看来，今天韩国泡菜依旧美味得不得了。今天这么差的韩国泡菜在“国际发酵食品世界杯”上依旧能将德国酸白菜打得落花流水，那么按照线性回归关系，历史上的韩国泡菜曾经多么璀璨荣耀啊。

摘自《看世界》2014 年第 2 期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10.这是外婆活着时留给我的最后记忆

临睡前，我听见外婆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声音，以为她饿了。在移动马桶上，她开始自己排便，不是平常干硬的大便（平常需要妈妈协助掀按肛门才能排便），伴有拉稀反应。妈妈怀疑她是布丁吃坏了肚子，我便用糖水调了红霉素让她服下。我们担心她夜间又会拉肚子，便给她用上成人尿布。这是外婆平生第一次用成人尿布。

这晚，我在临睡前去看外婆，推开房门，听见气垫床轻微的气流声，把夜衬托得格外安详。我按亮台灯，像往常一样摸摸外婆的脸，将她的被子掖好。她朝外侧睡着，睡得很安静。因为吃了化痰药，她咳了一点痰在枕巾上，我用纸巾轻轻地擦去了。

第二天是 2 月 4 日，立春。这一天，是春之起始，却成了我最爱的外婆生命的终点。

我起床应是九点多了。然后，下楼协助妈妈一起把外婆抱起来，给她穿上薄羽绒外套。我把她抱到了旁边的移动马桶上。尿布上有一些大便，不多，妈给她清理擦拭了。她又在马桶上排出一些，一场长长的小便。这些工序比平时的早晨要容易简短得多。但外婆在马桶上显然坐不动，人不断前倾，我让她往靠背上靠，但她似乎连倚靠的力气也没有。

做完清洁，妈妈给外婆喂早饭。妈妈说：“妈妈，你乖，喜欢你，你吃！”听妈妈这么说，外婆便努力张开嘴，但她实在没有力气咽下去，汤汁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外婆的早餐里是溶解了药物的，早餐吃不进，意味着放在里面的药也没有吃进去，腹泻和炎症怎么可能好呢？我又去掰开两粒红霉素，放在小酒盅里，用开水和白糖调匀，打算喂外婆吃下。我蹲下身，说：“吃药，外婆。”外婆听话地喝药了，她一边喝，一边深深地望着我，很深很深。印象中，她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她看上去好没精神，脸上的皮肤皱皱的，像风干的树皮那样皱。我对妈妈说，再给外婆涂些面霜吧。妈妈说，已经涂过了。

吃完了药，我们决定今天让外婆躺在床

上休息。我抱她，她完全站不动，几乎要跪下来，全身的分量都压在我两手上。只好赶紧喊爸来帮忙，三个人七手八脚把外婆抱上床，给她换上新的尿布。妈妈又给她用上理疗仪，想让她们的腹部舒服些。做完这些，我给外婆盖好了被子。

我站在床的另一头，定定地看了一眼外婆。外婆微微侧着脸，眼睛睁得大大的，正出神地望着窗外。她的目光似乎很久没有这么有神了。这是外婆活着时留给我的最后记忆……

10 点，我出门。准备去签证中心取台湾通行证。那天的路有些堵，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我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哭，车到卢浦大桥浦西段，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灵灵你要回来了，外婆没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哭。

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此时是 10 点 16 分。外婆离开的时间大约是 10 点 10 分左右。妈妈去给外婆的理疗仪换位置，发现她没有反应。外婆一直敏感，哪怕睡着了，只要有人摆弄她，她就会惊醒。妈妈慌了神，痛哭着大声呼唤外婆，她用力抱着她摇动她，紧紧握住她的手……爸爸正要出门，马上折返身，帮着妈妈一起大声呼喊外婆。妈妈说，外婆最后流出了一滴眼泪。她应该都听到了。

2013 年立春这一天，妈妈失去了姆妈，我失去了外婆。六十九岁的妈妈说，直到没有了姆妈，她才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外婆不是我的亲外婆，我的妈妈是外婆领养的这个从来不是秘密。曾经，无数次在影视剧里或者文学作品里看到读到“主人公突然得知自己不是父母亲生而崩溃”的情节，我都有些小小的不解。在妈妈和我的意识里，血缘和亲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亲人之间的感情联系更多的是因为长时间“在一起”而慢慢培养的，与“生”相比，更要紧的当然是“养”。

年幼时，曾和妈妈、外婆一起回到江苏丹阳老家，见到过妈妈的亲生父亲。我的亲外公戴着一顶呢子毡帽，坐在床上，身上盖了一层薄被。他那时好像正在病中。他招手，让我走近，慈爱地看了我一眼，朝我伸出颤颤巍巍的手，手心里抓着几颗黄澄澄的桂圆。这幅画面独立于我的记忆里，没有铺垫，也没有延续。

34.委实吃了一惊

此时的横泾村村头，李芝英早已急切地在那里翘望等候。此刻远远看见周祥干、陈耆老、韩阿公和垂头丧气的张潮青一起走来，便已情知事态，他不自由地仰天长叹一声：“竖子不足与谋……你等皆已死无葬身之地！”遂而也不招呼，掉头避开，循小路径直走了。

且说宁波城里，种种东乡杀戮的惨状，种种乡民攻城的传言，喧嚣尘上，轰传于市井之中。天亮出门，人们又见那颗悬挂在街头依然带血的首级。

等到段光清睡醒过来，案桌上已经摆放着两封署明交由知县大人亲启的信笺。拆开看时，一封是说：“粮赋盐税，因争议不定，已拖俟日久。征若不开，祸犹未弭。鄞邑粮钱，向无定价，今公莅邑，必能持平……立法既公，民情自协，人心既定，各安其业，人众必不肯复为其党羽……”细揣信笺行文用墨，应是出于缙绅之人亦即“红封”人家；信文中又说到，为平定局势，他们皆愿提高粮赋比价，又削贫民农户的粮赋比价，以至两相持平，取消红、白封之陋规。段光清念至此，心中底定。只是原本这件即可公告推行之事，现在因有了盛垫之战，就不得不暂予搁置了。要不然，上宪的部署是剿是灭是抚都还未定，地方先自“开抚”，说不定到时候就会获罪责究。

第二封置了姓名的信笺，却让段光清委实吃了一惊，它说的是，城中有监生李芝英者，为周祥干密友，这些日正行踪诡秘，多半会与周某串通应和……这就让段光清蓦然想起了那天河滩上的那两堆烟火，段光清腾地站起身来喝道：“来人！”

可是，等到值夜的衙役进来，段光清埋头踱了两圈以后，又挥手让人退去了。

横泾村祠堂，参与议事之多数人认定的结果，是既不攻城也不造反，只以聚众据寨之势，与官府相持抗衡。

天气亢旱，段光清连着几日率人去白龙王庙上香祈雨。就在这时，省府粮报快骑送到，抚台黄大人着宁波知府毕承昭与鄞县知县段光清即赴杭州，面陈鄞县民变之事！刚到抚府大门，府中“噔噔噔噔”冲出一个脸色铁青、气急

败坏的大人来，他摊开紧跟着一班意欲搀扶的随从，上轿就走。段光清不由就想，这位大人如此急切，莫不是关联着处置鄞县民变之事。后来才晓得这位大人是从二品的布政使椿寿，他的峻厉变色与鄞县民变完全不着边。

自湖北吃紧，咸丰帝将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其时黄宗汉由甘肃布政使擢升云南巡抚，一看浙江这边的这个肥缺，赶紧去朝中着实活动了一番，结果未到任云南即又调任浙江巡抚。这件事情，没有个几十万两银子打点运动，自然是下不来的。黄宗汉一到杭州，主掌财政的椿寿前来拜见，黄宗汉示意索要四万两银子，也不知道黄宗汉从哪里查访出椿寿正有六万两税金交待不清。椿寿乃旗人贵胄，一听四万两，就不买这个账了。这一来，就有好戏看了。

毕承昭与段光清至官厅叩见，抚台大人脸色着霜，不苟言笑。说来也是，中南战乱正紧，鄞县偏还闹出民变，可见毕、段二人治理不力，二人不免有些惴惴不安、战战兢兢地等着发落。座间还有一人，是从三品的武官“游击”张从龙，他果然是秉闽浙总督

李芝昌之命，为宁波鄞县戕官案，专程送了二百张刻印文告。段光清恭读一遍，文告中虽有“不日大兵云集，必致玉石不分”之句，然总督的主旨，仍是“即令啸聚乡众各行解散”，而并无即刻发兵之意。不是因为总督大人这回对于小民格外宽宥，而是另有原委。

其时，洪逆发匪肆虐于湘桂，其进犯江西，再犯闽浙，势如弦上。此外，海上艇匪在浙东劫掠山东兵船，被剿遁往闽洋，正遣水师追缴。再者东海又出事端，近年屡有法、英夷人船入琉球事件，季芝昌衔咸丰帝命，查清事件真相，奏报“英吉利夷人久霸琉球请谕撤回”，以与英国交涉。正是国事多舛、乱相丛生之际，对鄞县一地的民变，总督毕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接报以后又不敢不予处置，于是暂时就只得刻印两百张告示下发而已了。

段光清一边揣摩告示，一边瞥见抚台大人竟是心不在焉，意有旁骛，又时时有人进来与他作耳畔密语。那张游击烟瘾犯了，呵欠连天。等到两人将告示看完，抚台大人即挥挥手道：“你等回去，各处张贴即可”。

鄞变一八五一

徐姓氏

